

增修登州府志卷之二十二

海運

漢

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  
此由海轉輸之始

魏

景初二年司馬懿伐遼東屯糧於黃縣造大入城  
船從此出

隋

增修登州府志

卷二十二

海運

一

開皇十八年漢王諒軍出榆關值水潦餽運不通  
周羅喉自東萊泛海

大業七年敕幽州總管元宏嗣往東萊海口造船  
三百隻

唐

貞觀二十二年將伐高麗敕沿海具舟艦爲水運  
遣長史強偉於劍南道伐木造艦自巫峽抵江揚  
趨萊州

元

至元十九年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石從海道至京師  
二十年詔江南運糧於阿八赤新開神山河及海道兩道運之  
二十一年罷阿八赤開河之役以其軍及水手各萬人運海道糧  
二十二年勅樞密院計膠萊運船備征日本詔罷膠萊所鑿新河以軍萬人載江淮米泛海由利津達京師又勅漕江淮米百萬石泛海貯於高麗之合浦  
二十三年以昭勇大將軍張瑄明威將軍朱清並爲海增修登州府志

道運糧萬戶府  
二十六年海運萬戶府乞罷膠萊海道運糧  
二十九年中書省言今歲海運糧至京師者壹百伍萬石至遼陽拾叁萬石比往年並無折耗  
三十年敕海運米拾萬石給遼陽戍兵  
三十一年以所儲充足止海運叁拾萬石  
元貞元年增海運明年糧陸拾萬石減海運腳價鈔壹貫計每石陸貫伍百著爲令  
大德五年畿內饑詔增明年海運爲百貳拾萬石  
十一年中書省奏每歲海運漕壹百肆拾伍萬

石今年江浙歲儉不能如數請仍舊例

至大三年以朱虎張文龍往治海漕是歲江浙漕  
參百萬石

皇慶元年增江浙海運漕糧貳拾萬石

明

洪武五年命靖海侯吳楨總舟師數萬由登萊轉  
運餉遼 二十年封都督張赫為航海侯朱壽為  
舳艫侯自是每年一行軍食賴之至三十年以遼  
餉贏羨罷海運

增修登州府志

卷二十一

海運

三

永樂元年命平江伯陳瑄都督僉事宣信督海運  
糧肆拾玖萬石餉北京遼東後增至柒拾萬石  
十三年會通河成罷海運並罷膠萊運

宏治閒太傅邱濬請開元人海運故道與漕河並

行不聽其議略曰海運之法自秦有之唐人亦轉

用以足國則始於元焉初伯顏平宋命張瑄等以

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元十九年始建

海運之策時猶有中漕之運不專於海道也二十

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大末年專仰  
海運矣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會通河通利始  
罷海運考元史論海運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蓄  
儲之富以爲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所得蓋  
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生長勝國習見海運之

利所言非無徵者竊以為自古漕運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而皆資乎人力漕河視陸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河運費省十七八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率率之勞其利害蓋亦相當今國家都幽蓋極北之地而財賦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之咽喉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況自古皆是轉搬以鹽為庸直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兌支之耗歲歲常運儲積之糧雖多而征戍之卒日少迂儒遠慮請於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故道別通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道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計也大約海舟一可當河舟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之則漕卒亦比舊省此又非徒可以足國用自此京城百貨駢集而公私俱足矣考宋朱子奏劄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為近宜於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米客元史載順帝末年山東河

南之路不通國用不繼至十九年遣戶部尚書貢師往福建以閩鹽易糧給京師其後陳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也若謂海道險遠恐其損人費財請以元質之其海運自元至元二十年始至天

隆慶元年戶科魏時亮言遼陽自罷海運轉餉甚艱乞稍通舊路從之 四年邳州河道淤平一百

八十里詔議海運 五年山東巡撫梁夢龍等上

海運議從之 六年山東左布政王宗沐議復海  
運自淮出海抵天津後行之數年遇龍躍覆溺數  
萬言者交擊之乃罷

萬厯二十五年東征倭寇自登州運糧赴朝鮮時

海各道 四十六年山東派運遼餉米豆拾萬石俱運

抵蓋州套交卸尋加至拾伍萬石歲額登萊濟青

使陶朗先又於額

外運拾萬石備用 崇禎十三年戶部郎中沈廷揚疏請試行海運詔

領淮安水次糧壹萬石由淮入海抵天津 十五

增修登州府志 卷三十一 海運 五

年命淮海總兵官黃允恩領米伍萬石海運抵天

津

海道

元都於燕而仰給於江南至元十九年丞相伯顏定

海運之策民無輪輓之勞國有儲蓄之富遂為一代

良法初運船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黃連沙

頭萬里長灘沿山嶼而行歷淮安路至膠州界放靈

山洋投東北一路多淺沙月餘始抵成山計至楊村

馬頭其程一萬三千五百五十里二十九年朱清等

別開生道自劉家港至撐腳沙經萬里長灘放黑水  
洋至成山歷劉公之杲沙門等島放萊州洋抵界河  
口其道差爲徑直明年千戶殷明畧又開新道自劉  
家港至崇明三沙放洋東行經黑水洋至成山仍由  
劉公島一路抵界河口視前二道爲最便惟風濤不  
測糧船漂沒無歲無之然歲運三百六十萬石視河  
漕之費所得蓋多矣

明初仍循元制用海運以餉遼薊至永樂十三年始  
罷隆慶五年以河道稍淤撥近地漕糧貳拾萬石自  
增修登州府志

卷三

海運

六

淮安入海運至天津其程三千三百里後屢由此道  
國朝龍興之初猶事海運舊志所載海運故道江寧  
運船自龍江關出揚子江由劉家港入海經黑水洋  
至成山沿海壩至沙門島抵老鐵山或東收旅順口  
或西收三岔口或北徑抵直沽福建運船自水波門  
出長樂港由五虎門入海經浙江界至江南上海過  
大倉寶塔入黑水洋仍由成山一路抵直沽其後河  
流順軌南漕皆由河運停止海運者且百數十年至  
嘉慶九年給事中蕭芝浙江巡撫阮元各奏請分額

漕爲海運道光四年洪澤湖溢御史查元傳奏請海  
運五年河道偶梗大學士英和奏請暫雇海船以分  
滯運江蘇巡撫張師誠亦奏請河海分運遂以蘇松  
常鎮泰四府一州之米自六年始雇募商船北運天  
津其道自吳淞江入海由寶山崇明至余山東駛避  
五道大沙再東北過黑水洋至山東境直泊石俚二  
島轉成山頭經劉公島之罘島沙門島山東洋面自日照入境至  
利津至直隸鹽山大沽河止計程三千五百十里自  
出境

增修登州府志

卷二十二

海運

七

百陸拾叁萬叁千餘石二十八年以後屢行海運咸  
豐閒江浙淪陷海運亦停同治三年削平髮逆時黃  
河北徙漕運兩河皆有淤滯之處仍用海運每年雇  
募商船派員督領其舵工水手皆熟習海道曲折風  
信高下更無觸焦折桅之患江浙糧船皆會於上海  
近來並用招商局輪船協運重洋往返如履平地尤  
非元明所能及焉

運道惟成山最險而爲南船必趨之路自膠州靈山  
以東有浮山勞山白蓬頭礁過成山直至九皋口一

路惡礁林立而成山斗入海又有始皇橋卧龍石突  
峙海中狂濤漩洑往往碎舟舟人視爲畏途自南來  
者皆望延真島以爲之的元時曾開膠萊新河以避  
之功費不貲迄無成效有明中葉又屢議開鑿新河  
亦卒不行崇禎十年成山衛生員田士龍獻言衛城  
西北朝陽口南距養魚池口僅十二里請開一渠以  
通運船可永避成山之險詔遣文登知縣賀王盛踏  
看會明亡而止其實土下皆巨石與新河等

登州口岸甚多如榮成之石島俚島文登之威海福  
增修登州府志

卷三十一

海運

八

山之煙臺蓬萊之廟島爲糧船必經之路每年均由  
知府派員稽查并躬赴各處巡視總鎮亦派弁兵駐  
劄防守其偏僻口岸如海陽之乳山榮成之養魚池  
龍口崖文登之靖海馬頭黃劉公島寧海之養馬島  
崆峒島福山之八角蓬萊之長山島天橋口黃縣之  
黃河營岬岵島等處亦由總兵派兵防守而水師營  
亦派兵船巡防護送各分洋面以備不虞

明萬曆四十六年山東派運遼餉防撫陶朗先講求  
海道各府之糧或由陸路或由河道運至就近海口

上船而登州一屬蓬萊自天橋口黃縣自黃河營福  
山自八角口棲霞赴蓬萊天橋口或福山八角口招  
遠赴黃縣岬岬島萊陽自行村寨或卽墨金家口寧  
海自養馬島或龍門港浪煖口乳山寨文登自長會  
口或望海口馬頭嘴倭島同時開船與各府糧船皆  
會於廟島自廟島北行經鼉磯羊駝南北隍城等島  
抵老鐵山至旅順口自鐵山西北行經老貓圍牧羊  
城羊頭窪雙島豬島中島北信島至蓋州套自旅順  
東行經紅崖大孤山柳樹下海口太義口至鳳皇城  
增修登州府志卷三十一海運九

往東入  
朝鮮界

自旅順西行入天妃宮口至復州其道最爲

便捷

國朝康熙三十三年積穀

盛京自天津運

米至三岔口三十七年賑饑朝鮮仍自天津運米至

中江皆取道登州

風候

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  
可行舟至巳時則止必無暴風若中道忽見雲起卽  
便易舵回舟仍泊舊處大約每歲自五月以前風順  
而柔過此稍勁至七月以後則勁矣

潮信

一日之內凡子午時壯則卯酉時衰丑未時壯則辰戌時衰寅申時壯則巳亥時衰又以初一日何時壯越三日而更進一時越五日而更進二時下半月與上半月等以此推測無弗準者大約每月自十三日起汎潮日壯一日十七日十八日愈壯二十日始衰至二十六日而衰止也又自二十七日起汎潮日壯一日初二日初三日愈壯初五日始衰至十二日而衰止也一月之間再壯再衰每日長落必有其時故增修登州府志

卷三十一

海運

十

曰潮信